

金人輯譯

蘇聯文學與 藝術的方向



東北華書店印行



與學文聯蘇 向方的術藝

譯 輯 人 金



行印在書學長北東



蘇聯文學與藝術的方向

輯譯者

金

人

出版者

東北新華書店

發行者

東北新華書店

·一九五〇年二月出版·

1—7,000 (滿)

蘇聯文學與藝術的方向總目錄

第一編

一、	聯共(布)中央委員會關於『星』與『列寧格勒』兩雜誌的決議	三
二、	聯共中央書記日丹諾夫同志關於『星』及『列寧格勒』雜誌所犯錯誤的報告	八
三、	蘇聯作家協會理事會主席團對於日丹諾夫報告的的決議	三三
四、	列寧格勒作家會議上關於日丹諾夫的報告決議	四一
五、	聯共中央關於劇場上演節目及改進方法的決議(摘要)	四三
六、	關於影片『偉大的生活』(一九四六年九月四日聯共黨中央的決議)	四九
七、	關於B·莫拉德里的歌劇『偉大的友情』(一九四八年二月十日聯共(布)中央的決定)	五四
八、	反對繪畫中的自然主義(沙仁作)	六〇
九、	蘇聯作家協會關於蘇聯戲劇及電影的決議	七一
十、	揭穿資產階級的『世界主義』(一九四九年三月十六日新時代雜誌社論)	八四
十一、	大膽公開地批評	九一

第二編

十二、	論批評的責任	九四
-----	--------	----

〇九〇十三、	論文學批評的任務	九八
--------	----------	----

〇〇〇十四、	論蘇聯文學的高度思想原則	一三三
--------	--------------	-----

〇九〇十五、	布爾塞維克黨性的偉大原則	一六〇
--------	--------------	-----

〇〇〇十六、	爲蘇聯文學的思想純潔而戰	一六四
--------	--------------	-----

〇十七、	和現實的問題更接近一些！	一六八
------	--------------	-----

十八、	編輯——文學的工作者	一七二
-----	------------	-----

十九、	增強文學雜誌工作中的黨性	一七六
-----	--------------	-----

〇二十、	愛祖國，憎恨世界主義分子	一八〇
------	--------------	-----

第三編

〇二一、	小說『青年近衛軍』及其舞台演出	一八七
------	-----------------	-----

二二、	論蘇聯的文藝雜誌	一九五
-----	----------	-----

二三、	論『星』雜誌	二〇一
-----	--------	-----

二四、	『評左勤科『日出之前』』的一段摘錄	二〇七
-----	-------------------	-----

第四編

〇〇〇二五、	論蘇聯文學	二一一
--------	-------	-----

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路程上的蘇聯文學

二三一

二七、蘇聯文學三十年

二六〇

二八、論蘇聯文藝的方向

二八九

二九、蘇聯作家怎樣重視兒童文學

二九八

第五編

三十、國家和文學

三〇五

三一、藝術與人民

三二五

第六編

三二、蘇聯作家協會主席 N·吉霍諾夫演詞的摘錄

三三一

三三、蘇聯作家協會主席團會議上西蒙諾夫演詞的摘錄

三三三

三四、阿賽耶夫演詞摘錄

三三四

三五、郭爾巴托夫演詞摘錄

三三六

三六、蘇聯人民一致擁護音樂決定

三三九

三七、受批評的作曲家表示決心改過

三四一

三八、法捷耶夫決心改寫『青年近衛軍』

三四二

三九、戰後戲劇工作的任務

三四三

四十、	要發展與改進蘇聯音樂.....	三五〇
-----	-----------------	-----

第七編

四一、	日丹諾夫同志『關於西方哲學史的發言』.....	三五七
四二、	提高教科書的思想內容與科學內容.....	三八三
四三、	批評與自我批評是蘇維埃社會的發展規律.....	三八八
四四、	資產階級『世界主義』的反動本質.....	四〇七
後記		四一三

第
一
編

一、聯共（布）中央委員會關於

『星』與『列寧格勒』兩雜誌的決議

——一九四六年八月十四日——

聯共（布）中央委員會指出：在列寧格勒出版的文藝雜誌『星』和『列寧格勒』辦得完全不能使人滿意。

在『星』雜誌上，和蘇聯作家底有意義的，成功的作品一起，最近還出現了許多缺乏意義的，在意識上有毒的作品。『星』的嚴重錯誤乃是把文學論壇供給一個其作品與蘇維埃文學無關涉的作家左勤科。『星』的編輯部知道：左勤科早就專門寫作空虛的、無內容的、庸俗的東西，專門宣揚腐爛的無思想和缺乏政治的言論，想使我們的青年走入歧途並毒化他們的意識。左勤科最近發表的一篇小說『猴子歷險記』（載一九四六年『星』第五、六期）對蘇維埃生活和蘇維埃人表示了卑鄙的誹謗。『左勤科用畸形的漫畫形式來描寫蘇維埃制度和蘇維埃人，誹謗地把蘇維埃人描畫成原始的、未開化的、愚蠢的、帶着庸俗的趣味和風尚的人』。左勤科對我們的現實欺詐地無賴式的描寫還伴隨着反蘇的攻擊。

把『星』底篇幅供給像左勤科這樣的文學無賴與渣滓，所更難容忍的是『星』的編輯部明明知道左勤科和他在戰時的不名譽的舉止，那時左勤科在蘇維埃人民反抗德國侵略者的鬥爭中毫不幫助他們，反寫下了像『日出之前』那樣令人憎惡的東西。對這篇東西的評價，也像左勤科全部文學『創作』的評價一樣，曾在『布爾塞維克』雜誌上登載過。

『星』雜誌也在各方面使女作家阿赫瑪托娃的作品普及化，而這位女作家的文學的與社會政治的面貌則是蘇聯公衆早就熟悉的。阿赫瑪托娃她是與我們人民無關涉的空洞無意識的詩歌的典型代表。她的詩篇充滿着悲觀主義與頹唐思想，表現着舊日沙龍詩歌底趣味，顯露出那在貴族——資產階級的唯美主義與頹廢主義——『爲藝術而藝術』——的立場上形成，不願和自己的人民齊步走；對教育我們青年的事業帶來損害，因而在蘇維埃文學中是難以容忍的。

容許左勤科和阿赫瑪托娃在這雜誌裏擔任活動的角色，無疑地帶來了列寧格勒作家中間的思想分化和解體的因素。這雜誌上開始出現這樣的作品，它們培養起蘇維埃人所不應有的對現代西方資產階級文化的諂媚精神。開始發表這樣的作品，它們滲透着憂愁、悲觀主義和對生活的失望（如一九四六年第一期中薩陀菲葉夫和康米薩洛娃的詩等）登載這些作品，編輯部就加深了自己的錯誤，並更加抑低了雜誌的意識水準。

容許在意識方面是不相關的作品侵入雜誌，編輯部也就降低了對印出來的文學材料的藝術素質的嚴格要求。這雜誌開始充塞着藝術上很弱的劇本 and 短篇小說（如雅格德費爾德的『時間之路』，斯蒂因的『天鵝湖』等等）。選擇刊載的材料時的這種潦草造成了該雜誌藝術水準的低落。

中央委員會提出：『列寧格勒』雜誌辦得特別不好，它經常把自己的篇幅供給左勤科底庸俗的、毀謗的文章，供給阿赫瑪托娃底空洞的、無賂政治的詩篇。正像『星』的編輯部一樣，『列寧格勒』雜誌的編輯部也犯了極大的錯誤，登載了許多貫穿着對一切外國事物的諂媚精神的作品。這雜誌發表了許多錯誤的作品（如華爾夏夫斯基和列斯特的『柏林上空的故事』，斯洛尼姆斯基的『在哨所裏』。在哈金的用文學打油詩的體裁寫的詩『奧涅金之歸來』中有着對現代列寧格勒的誹謗。）在『列寧格勒』雜誌上登載着大部是空無內容的，低劣的文學材料。

這怎麼會發生的呢？在列寧格勒——那以自己的前進革命傳統聞名的英雄城市，始終是前進意識與前進文化的溫床的城市——出版的雜誌『星』和『列寧格勒』竟讓那與蘇維埃文學是不相干的缺乏思想漠視政治的言論侵入雜誌？

『星』和『列寧格勒』的編輯部的錯誤，其意義何在呢？

兩雜誌的領導人員，首先是他們的編輯薩揚諾夫和李哈列夫，忘了列寧主義的那一論點：就是我們的雜誌，不管它是科學的或是藝術的，都不能與政治無關。他們忘記了，我們的雜誌乃是蘇維埃國家在教育蘇維埃人，特別是教育青年這事業上的強有力工具，因此應當受那構成蘇維埃制度的生活基礎——這制度的政策——領導。蘇維埃制度不能容忍在漠視蘇維埃政策的精神上，在蔑視一切和無思想的精神來教育青年。

蘇維埃文學——世界上最前進的文學的力量是在於它：除掉人民的利益，除掉國家的利益外，是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其·他·的·利·益·的·。蘇維埃文學的任務就在於幫助國家準確地教育青年，答覆他們的詢問，教育新的一代成為精神百倍，相信自己的事業，不怕障礙，準備克服任何障礙的人。

因此任何缺乏意識、無視政治、『爲藝術而藝術』的說教都是與蘇維埃文學無涉的，對蘇維埃人民的利益有害的，在我們的雜誌上不應當佔有地位。

『星』和『列寧格勒』的領導人員的意識性不夠也造成了這樣的結果，就是這些工作人員並不是把準確地教育蘇維埃人和政治上指示文學家活動的利益，而是把私人的、朋友的利益作爲他們對文學家的態度的根據，由於不願意破壞友好的關係，批評界也遲鈍麻木了。由於怕得罪朋友，顯然是不適用的作品也得刊載出來。這樣的自由主義——在這種自由主義下面，人民和國家的利益，準確教育我們青年的利益都作了友好關係的犧牲，在這種自由主

義下面，批評界啞口無言，——造成了這一局面：作家們中止了精益求精，喪失了自己對人民、對國家、對黨的責任感，中止了向前進步。

上面所敘述的一切都證明：『星』和『列寧格勒』兩雜誌的編輯部無力對付所負的事業，在雜誌領導上犯了嚴重的政治錯誤。

中央委員會確定：蘇維埃作家協會理事會，特別是它的主席吉霍諾夫同志不會採取任何措施去改善『星』和『列寧格勒』兩雜誌，不僅不同左勤科，阿赫瑪托娃以及他們相似的非蘇維埃的作家對蘇維埃文學的有害的影響作鬥爭，而且縱容與蘇維埃文學不相干的傾向和風氣侵入雜誌。

聯共（布）黨列寧格勒市委員會查到了兩雜誌的重大錯誤，避而不領導兩雜誌，反而供給與蘇維埃文學無涉的人，如左勤科和阿赫瑪托娃，以佔據雜誌中領導位置的可能。更有進者，明明知道黨對左勤科和他的『創作』的態度，列寧格勒市委員會（卡普斯金同志和席洛柯夫同志）却以今年六月二十六日市委員會的決議批准了『星』雜誌編輯委員會——其中包括左勤科——的新名單，雖然它對這一點是沒有權的。因此列寧格勒市委員會就犯了嚴重的政治錯誤。『列寧格勒真理報』也犯了錯誤，在今年七月六日的一期上登載了尤里·蓋爾曼的關於左勤科創作的可恥的捧拍評論。

聯共（布）黨中央委員會宣傳部對列寧格勒雜誌的工作沒有保證相當的控制。

聯共（布）黨中央委員會議決：

（一）責成『星』雜誌的編輯部，蘇維埃作家協會理事會和聯共（布）黨中央委員會宣傳部採取措施，無條件除去本法令中所指出的該雜誌的錯誤和缺點，改正該雜誌的路綫，阻止左勤科、阿赫瑪托娃以及同他們相像的人的

作品侵入該雜誌，保證該雜誌的高度的意識與藝術水準。

(二) 由於目前在列寧格勒出版兩份文藝雜誌並無相當的條件，所以停止出版『列寧格勒』雜誌，把列寧格勒的文學力量集中在『星』雜誌周圍。

(三) 爲了在『星』雜誌的編輯部工作中實施相當的制度並大大改進雜誌的內容，所以在該雜誌設立一個總編輯和他屬下的一個編輯委員會，規定該雜誌的總編輯對該雜誌的政治意識方向和上面發表的作品的質量負完全的責任。

(四) 批准葉高林同志爲『星』雜誌的總編輯。仍保留他的聯共(布)黨中央委員會宣傳部副主任的職位。

(水夫譯)

二、聯共中央書記日丹諾夫同志關於 『星』及『列寧格勒』雜誌所犯錯 誤的報告

同志們！

從中央底決定可以明顯地看到：『星』雜誌最重大的錯誤，是把自己的篇幅供給了左勤科和阿赫瑪托娃底文學『創作』。我想，在這裏我沒有必要再引證左勤科底『作品』『猴子歷險記』了。顯然地，你們大家都已經讀過它，比我知道得更清楚。左勤科這篇『作品』底意思，就在於他把蘇維埃人描寫成怠惰者和畸形者、愚蠢而又粗野的人。左勤科毫無興趣於蘇維埃人底勞動、他們的努力和英雄氣概、他們高尚的社會和道德的品質。這種主題在他那裏始終是沒有的。左勤科這個市儈和下流傢伙給自己所選擇的經常主題，便是掘發生活底最卑劣和瑣碎的各方面。這種在生活瑣事中的掘發，並不是偶然的。它是一切下流市儈作家——左勤科也在內——所特有的東西。高爾基在當年關於這點講了很多。你們記得高爾基在一九三四年蘇聯作家代表大會上怎樣痛罵那些所謂的『文學家』，他們除了廚房和深堂裏的煤煙以外，再遠一點就什麼也看不到了。

『猴子歷險記』，對於左勤科並不是什麼超出他通常寫作框子之外的東西。這篇『作品』在批評界底視野裏不過是左勤科文學『創作』中全部否定東西最鮮明的表現。大家知道，左勤科從撤退到返回列寧格勒這個時期，寫了幾篇東西，它們都有這個特徵：他不能够在蘇維埃人底生活中找出任何一個肯定的現象、任何一個肯定的典型。

就像在『猴子歷險記』裏一樣，左勤科慣於嘲弄蘇維埃生活、蘇維埃制度、蘇維埃人，用空洞娛樂和無聊幽默底假面具來掩蓋這種嘲弄。

如果你們把『猴子歷險記』這篇小說更留心地細讀和深思一下，那末你們會看出：左勤科是讓猴子扮演我們社會秩序底最高法官，並且強迫我們閱讀一種類似對蘇維埃人的教訓的東西。他把猴子描寫成一種有理性的主宰，它的職務是評價人們底行爲。爲了把蘇維埃人底生活描寫成特別地古怪、滑稽和庸俗，左勤科就必須從猴子嘴中說出醜惡的、有毒的、反蘇的警句，就是所謂生活在動物園中要比在自由空氣中好些，在籠子裏呼吸要比在蘇維埃人中間舒適些。

難道還有比這更厲害的道德和政治的墮落嗎？列寧格勒人怎麼能忍受自己雜誌篇幅裏有這樣的猥褻和放肆呢？

如果『星』雜誌把這類『作品』呈獻給蘇維埃讀者，那末可以想見領導『星』雜誌的列寧格勒人底警惕性是多麼薄弱，竟致讓該雜誌裏刊登一些野獸式地仇恨蘇維埃制度的有毒作品。只有文學底渣滓纔能創造出這樣的作品，也只有瞎了眼睛和漠視政治的人纔能給它們以出路。

據說左勤科底小說風行於列寧格勒的娛樂場所。這類的事實竟能發生，那末可以想見列寧格勒思想工作上的領導薄弱到了什麼程度！

左勤科帶着他的可憎的教訓竟鑽到了列寧格勒大雜誌篇幅上，在那裏非常舒適地安住下來。『星』雜誌本來應當是教育我們的青年人的機關刊物。但是該雜誌既然收容了像左勤科這樣的下流傢伙和非蘇維埃作家，那末它對這個任務還能勝任嗎？！難道『星』編輯部不知道左勤科底面貌嗎？

本來在不久以前，一九四四年初，左勤科底一篇誹謗的小說『日出之前』曾遭受了『布爾塞維克』雜誌嚴厲的批判，這篇小說是他在蘇維埃人民反對德國侵略者的解放戰爭烽火中寫成的。在這篇小說中左勤科把自己下流和卑劣的靈魂翻了出來，他這樣作的時候是帶着享樂和好玩的心情，想向大家表示：——瞧一瞧我是怎樣的一個流氓呀！

在我們的文學中，很難找到比左勤科在『日出之前』這篇小說中所宣傳的『教訓』更可惡的東西，因為他把人們和自己描寫成沒有羞恥、沒有良心、醜惡而且淫亂的野獸。他把這個教訓呈獻給蘇維埃讀者是在這樣的時期，那時候我們的人民在空前未有的艱苦戰爭中流洒着鮮血，那時候蘇維埃國家正處於千鈞一髮之際，那時候蘇維埃人民爲了戰勝德國人而忍受着不可計算的犧牲。然而躲居在大後方——阿爾瑪阿塔的左勤科，在這時候絲毫也不會幫助蘇維埃人民同德國侵略者進行戰鬥。『布爾塞維克』公開地叱責左勤科是歧視蘇維埃文學的無聊文人與下流傢伙，這是十分公正的。他當時並不理睬社會輿論。如今，兩年還未過去，『布爾塞維克』上面的批評墨跡未乾，而同一個左勤科却凱旋地回到列寧格勒，開始在列寧格勒雜誌篇幅上自由漫步起來。不只是『星』高興刊登他的作品，而且『列寧格勒』這個雜誌也是如此。各個劇院高興而且願意上演他的作品。此外，他還得到機會在蘇聯作家協會列寧格勒分會佔據領導的地位，並在列寧格勒文學事業中扮演活躍的角色。你們有什麼理由讓左勤科在列寧格勒文學園地裏散步呢？爲什麼列寧格勒黨的積極分子和文學團體容許這些可恥的事實呢？！

左勤科底徹底腐朽和墮落的社會政治和文學的面貌，並不是在最近纔形成的。他目前的『作品』決不是偶然的東西。它們不過是左勤科在二十年代就開始了的全部文學『遺產』底繼續。

以前左勤科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他是所謂『謝拉皮翁兄弟』文學團體底發起人之一。在發起『謝拉皮翁兄